

默沉的後爭戰

「發不言一」說小爾磐評

琇麗賴

書名…一言不發 (*Und sagte kein einziges wort*)

作者…海英利希·磐爾 (*Heinrich Böll*)

譯者…宣誠。

出版社…水牛文庫。

時間…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一月三十日

頁數…二一頁。

就像海英利希·磐爾的所有其它小說一樣，在他一九五三年所發表的小說「一言不發」裏，也是描寫在戰時或戰後的人所處的環境，人要向缺乏物質和精神關照的不和協的環境屈服。而此一部小說所描寫的一個家庭在基本上的生活條件所缺乏的，足以真正構成一種危急的社會問題。

磐爾在他的小說裏使用簡易明瞭的語言，樸實不加琢磨修飾的筆調，平板的從一個對社會環境毫無影響力的小市民眼中來描敘戰後的德國及評擊虛有其表的教會組織，對迫切需要伸以援手的教區區民不屑一顧，而讓其自生自

減。他在比較和隱喻的應用上，是非常乾脆及易於了解的，他努力於寫出赤裸裸的事實，讓讀者自己去領受精神和心靈上的感覺，這也是他深受廣大讀者羣衆歡迎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外國他的作品也擁有許多讀者。

碧爾有種怪悟讀者的本領，引導他們進入欲罷不能的境界。從開頭的第一個句子「在公畢之後，我爲了領取我的薪水而走到會計處去」，讀者馬上進入了敘述者所提供的空間。這種形式並沒有動人心魄或冒險式的刺激敘述，也缺少平穩，安慰式的優雅生平事略敘述，而相反的，這裏所顯示的是冷酷無情的世界，是戰後那一年的每天皆會發生的真實故事：人的生存空間，及人類的地位。

碧爾首先塑造了費立德·波格耐。他離開了他的太太及小孩子，因爲他不能忍受小房屋狹窄的空間，吵聲，不友善的鄰居和擺在眼前的窮困。「他有一張男人的臉，他很早就領會理解恬靜，他反對所有一切被別的男人所決定而認爲是嚴肅的事情」。波格耐對他的職業不能持以嚴肅的態度，因爲他不能以全部精神貫注於此，然而他却還要爲了他的家庭分秒必爭

的設法去賺錢。他對他的家庭不能持以認真的態度，因爲家庭只使他憂鬱沮喪，他有次說道：「有時候我哭了，當我忽然想起了凱黛和孩子們……」而我感覺到我不是被良心所譴責，却是簡單得很，我只感到痛苦。」他感覺到痛苦，是因爲他沒有能力實現當一個好的一家之主的職責，在另一方面他說道：「我的小孩子們很喜歡唱歌，但是當我在家時，我禁止他們唱歌。他們的活潑朝氣及他們的喧鬧聲刺激着我，我打了他們。」。戰爭使得波格耐成爲一個敏感，聽天由命和神經質的人。「所有我所開始的一切，使我感到無動於衷，無聊和無關緊要，自從我離開了凱黛和孩子們後，我又常常到墓園去。」，波格耐在很早，當他還是小孩子，他母親去逝時，已體驗到，何謂「死亡」。自從母親的葬禮後，他常常到墓園去參加陌生人的葬禮。「但是所有的這些姓名，這些墓碑，每一個字母，味道——所有的皆告訴我，我也將死亡：我對這唯一的真實性是決不會懷疑的。」人必定會死，是波格耐一生中唯一確信的事情。對他自已毫無希望的存在懷疑，使波格耐漸漸成爲一個酗酒者，繼續來逃避殘酷的事實，而陷於無知覺之中。

戰爭對磬爾來說是一種可怕的經驗，它破壞了一切，摧殘人性，使人消極，頹廢，振作不起來。磬爾在這裏生動地描寫出一位因為戰爭而被隔絕，挫折的，聽天由命的，不再會看到將來的人。波格耐是像所有在磬爾小說中的人物一樣，一個平常的，如是的沒有權力，影響力和重要地位的人。

同時費立德·波格耐也是一個不識時務者，他知道他缺少了一些東西，但是他不知道是什麼，因為他不會分析他所處的情況。但正是由於這種知覺，使得識時務者願意在日常生活裏適應這被執掌，被管轄的世界。費立德缺少這一知覺，於是他變成一個社會的局外人，透過他所塑造的人物，磬爾想要指出的問題是存在於現今所有人之間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我」和「世界」之間的疏隔，「世界」是個不確定的，而一再出現的「他們」。費立德有次說道：「我沒有他們所謂的能力」，這個「他們」是他認為不認識的，但是有關係的，合乎時代的，而又具有能力的人。誰是真正的「他們」，並沒被確定的提出來。而大家都知道，這是與我們的生活有密切關係的而不為人所察覺的「權力」。而小市民，在這裏的這位費立德·波

格耐對這依賴的感觸最深。

他的太太，凱黛，相反的却挑起這個重擔，「沒有說半個字」。她還有希望和「蠻橫的決心，憎恨和堅強」來與已成的事實奮鬥。她的這種特質在小說裏非常明顯，給人非常深刻的印象。譬如當她試着清掃她的房間時，雖然石灰常常一再的從牆壁上剝落，她知道，那也是沒有用的，但是她還一再的常常重新開始而不放棄。她說道：「我並沒有不耐煩，我不放棄奮鬥」。這是百分之百的確定的，她所說的奮鬥是爲了費立德，爲了能够再把他贏回來，並再開始一個新的生活，「我看着費立德被生活重擔所吞噬，漸漸變爲嚴峻無情而且蒼老的臉孔，假如沒有我的愛心，生活會變得毫無意義。」她知道，費立德需要她，「愛」給她力量，「愛」不會使她放棄對存在的奮鬥。凱黛是個可愛的女人，雖然在惡劣的環境之下，仍然堅忍一切，默默的負起她當家庭主婦的職責，照顧小孩，處理瑣碎的家務事之外，還不忘設法使費立德摒棄憂慮，回心轉意，出同再重新爲更好的生活奮鬥。

另外一位相關（對比）人物是法蘭克太太，凱黛·波格耐的女鄰居，磬爾對她的批評就是針對着現存

社會制度的批評。磐爾批評所有的一切，他的控訴轉向教會，反對天主教徒。法蘭克太太在這裏是個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典型。她認為要達成「一些比較好的」，因為她每天到教堂去奉獻金錢，而且她也是教會裏各種組織，聯盟，協會等等的精力充沛的一位會員。她享有當一位天主教徒，不為私利，為公的高尚俠義的名聲。而與此對照，特別具諷刺性，是她毫不同情凱黛的處境，不但不去援助她，反而却要無禮的凌辱她，法蘭克太太只是一再地沉醉在她自己舒適生活的自滿中。對這點凱黛清楚的指出了她的憤恨。這點支配着凱黛的驚異和恐懼，她怕去聽當天的彌撒，怕吃到基督的聖餐，因為她有這種感覺，就是法蘭克太太將會一天比一天變得更加可怕和無人情味，後來凱黛說道，她有時候想着，法蘭克太太甚至是在「和神做買賣」。

磐爾批評教會的衰敗無能，教會無視於它教區的人民陷於窘境。在繁華輝麗的宗教儀式，聖禮下，區區無助的小市民一籌莫展，而假借聖名，口呼上帝的人只為個人虛榮的滿足心，宗教的存在是否到了有必要檢討的時候了？宗教與人類產生息息相關的原因由

來已久，無可否認的，借宗教的幫助，諧和了人類生活上的秩序，但所引起的紛爭也層出不窮，信仰宗教是人與萬能主宰之間的默契聯繫，皈依了宗教的人在心靈上渴求與萬能主宰——神接近，當人一遇到了困難擔憂之事，往往借着宗教的助力，尋求安慰與解決事情的方法。例如凱黛·波格耐說道：「有時候早晨當最小的孩子睡着了，大一點的上學去了，當我去購買東西時，我潛行一、二分鐘走進一間教堂，而那時候是不舉行禮拜儀式，然後我感覺到無止境的滿足，因為那氣息是從現在的上帝所散發出來的。」又她曾向費立德說道：「而沒有一次你會想到那件事，就是祈禱是唯一的能夠幫助你一點什麼的。你從不祈禱，不是嗎？」。當然宗教的力量支配着人的心境是巨大的，得到幫助的人會衷心感謝讚美主。對宗教的定義衆說紛紛不一致，最具體的解說如德國啓蒙時期著名的劇作家雷辛（Lessing）在他的宗教劇「智者那旦」（Nathan der Weise）所下的評議：凡是能够發揮人類愛的宗教即是真正的宗教。在此磐爾塑造了法蘭克太太的典型，描寫她的觀點，行為來諷刺宗教，隱喻宗教的墮落。是的，宗教的是否存在或否改

善的必要，已到了使人深思，必要檢討的時候了，而對這個問題，磐爾早已提出了，有待於世人自己去解決。

有次佛立德和凱黛·波格耐又在一間小旅館見面了，那次是他們自從長久以來第一次又再度的可以好好的，真正的談話的地方。二人皆很明白，他們的婚姻類於破裂邊緣。磐爾在他的敘述作品一再的強調波格耐的悲慘境地，而這一切又是戰爭所造成的罪果。似乎有史以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而形成「戰爭」這一名詞的產生因素，其始作俑者也是人自己。人有出於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抵抗一切外來的對自己安全構成威脅的本能，毋庸待言，但戰爭的代價畢竟是太大了。在一些以「戰爭」為背景的文學作品中，皆有可歌可泣，熾炙人口的描寫，磐爾以個人親身對戰爭的體驗，了解到戰爭為何物，他的作品主題也大多不超出此經緯，如早期的作品：「準時的火車」(Der Zug war Pünktlich)，「流浪者，你到斯巴來……」(Wander, du Kommst nach Spa...)和「亞當，你在何處？」(Wo warst du, Adam?)等等。凱黛有次說道：「當戰爭爆發時，

我們正好有一間真正像樣的房子，但是我想着那個就像想一些別的，永遠沒有存在過的。」後來她又對費立德說道：「有時候我甚至想到，戰爭使你變成一個脆弱的人，以前你是另一副樣子的。」而費立德也承認，自從戰爭以來他幾乎常常只想到死亡，這也是一個理由，生命對他來說已不具重大意義，只有死亡的陰影與威脅一直存在着。由於戰爭也使他們的婚姻關係破壞了：他們現在所處的情況也是二人所不能忍受的，爲了要與費立德見面而讓小孩子單獨留下來，凱黛必須對她的小孩子們說謊，而費立德將一次比一次沮喪，寒心，每當他的太太對他敘述關於他所鍾愛的孩子們的事情及她從鄰居那兒所受的屈辱，忍氣吞聲，最後當她告訴他，她又懷孕了時，他第一次才又再考慮到，摒除所有的一切困難阻礙再回到他的家人身邊。「這不是好點嗎！假如我再回去，或者是如此？」，他這樣問道，同時他也下定了決心，終於要面對現實來改善目前的生活狀況，而達到一個目標。「我將努力做所有的一切，真的，所有的一切，使得我們有一間房子。」但是凱黛害怕所有的一切將會以如此的一個下場結束，那就是他再毆打小孩子和到處咆哮着

。而她想假如他們終於分開的話，是比較好些。但是第二天早晨，她對於她自己所說的話感到震驚，因為就像她先前有次自己也承認的，她的生命如果缺少了他，將變成毫無價值意義。

當第二天費立德在城裏時，無意中看見了他的太太時，是他第一次體會到失掉她的害怕，而當他沒讓她注意到的跟隨着她時，使得他一直以為處於夢境之中。他不知道他做了些什麼，而他的感覺完全是亂糟糟及矛盾的。例如有次說道：「這是她，但是比起在我記憶中的她是另一個了。當我跟隨着她走上街道時，還常使我覺得她對我似乎是很陌生，同時又很面熟。」，然後另一面他又說道：「我害怕着凱黛將決不會再從商店走出來。」稍會兒是「我吃了一驚，當凱黛再從商店走出來……我害怕着失去她，即時是短暫的。」從最後的一個句子中他說出了他的懼怕感，怕失去了凱黛和她的家庭，沒有了他們，他的生命是無意義的，沒有了他們他會失望與孤獨。這點還可再從另一方面看出來，當他說道：「……我感覺到我迷失了，漂浮於一個無止境的激流中，唯一的，我所看見的，是那扇凱黛必須從那裏走出來的教堂黑色的門

。」，在這一陣體驗之後，波格耐終於決定要返回他的家庭，他的最後一句話是「是的，回家去。」，他下了這個決心，因為他已了解到，這是凱黛和他對凱黛的「愛」，而這「愛」能給他的生命意義，他的生命上需要這個「愛」。

磐爾把「愛」介紹給我們當做是一種對痛苦境界的解救，那也就是人在生命上所不可欠缺的，在這裏指的是波格耐，他從他的惡劣的生活環境中覺醒過來。磐爾還在此文中特別強調「家庭」影響與支配人類巨深，「家庭」對磐爾來說是一種團結的形式，這形式擁有一種特別程度的意義在內，是比超越「同伴關係」（即夫婦關係）更深奧的。「家庭」對磐爾來說具有雙重重要的價值，一方面是個人透過它（即家庭）可以接受重要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的作用是當個人在感受到處於威脅危險的困境之前「家庭」具有一種保護作用。

註：本文作者也另譯有「一言不發」，譯名為「沈默的婚姻」。因教學公務繁忙，未能及時出版，目前正商請淡江文理學院出版部印行中。